

山野教育師資培訓：以大崗山生態解說員為例

葉慶昌*

摘要

台灣是個多山的島嶼，從事登山與山野休閒活動的人口日益增多，原本大自然山野所提供的只是讓人体憩與放鬆的安全場所，但隨著人類對山野環境的過度破壞與開發，卻讓人們承受到更大的自然災害，這更加讓我們了解山野教育應該受到重視與積極推動，而山野教育的推動更應該從教育著手，且自小培養正確的山野知識與環境素養，因此本文以大崗山生態解說員培訓為例，談「山野教育」師資培訓的重要性，並建議國中小的山野教育師資培訓課程應該融入環境教育議題，且藉由環境體驗式的學習，培養出真正樂山、敬山的山野教育師資。

關鍵字

山野教育、環境教育、環境體驗、師資培訓、敬山

*大崗山人文協會生態解說員、高雄市復安國小教師

山野教育師資培訓：以大嵙山生態解說員為例

葉慶昌

一、前言

臺灣是個四面環海的小島，土地面積也不大，但因地殼受到擠壓而抬升的造山運動所致，卻也使台灣擁有兩百多座超過三千公尺的高山，且丘陵和山地的地形就佔了三分之二，在這樣多變的地理環境之下，政府更應該要重視「山野教育」才是，然而早期台灣社會多以農漁業為生，無閒暇時間投身山林，直至今日，大多數的家庭經濟較豐裕，也較重視休閒活動，從事山野活動的人數倍增，因此教育部於 2008 年的全國登山研討會便明白揭示「山是一所學校，2008 年是登山教育行動年」。

隨著休閒活動的普及，許多人開始寄情於山野，藉由親近大自然的方式紓解工作的壓力，更有人是熱衷於從事登高山活動，除了能挑戰極限、超越自我，更能開闊不同的視野，因此從事登高山活動人口雖不多，卻也從沒少過。但隨著人類對於山野的不當開發，和全球氣候異常現象，使得只要颱風來襲，就一定會聽到哪些地方發生嚴重的自然災害，如土石流、山崩…等，原本提供我們安全休憩紓壓的山野，如今山野環境卻變得十分脆弱，甚至危害到人們的性命。因此我們更要了解台灣的山野環境，為我們的山野貢獻一份心力，去熱愛和保護我們共同生活的環境，這也是教育部積極推動山野教育的目的。

二、「山野教育」師資培訓的重要性

根據陳永龍(2012)對「山野教育」下的定義，以陸域（含溪流）之山林野地為活動範疇、以登山知能與環境素養為核心，以培養土地情感、創造力、勇氣、智慧與團結等等跨領域核心能力的教育。山野教育並不是狹義的定位在「登山教育」，在目前國中小階段，是可以融入「山野探索與戶外教育」的野外安全、環境倫理、活動領導等「山野教育」課程，更可以和學校目前所推行的學校本位、鄉土教育、環境教育等課程相融合，以達到推動「山野教育」的政策。

然而，上述的課程在台灣的中小學教育裡長久以來是不被重視的，對於山野教育的知識、技能、情意更是缺乏的，但隨著環境教育法於民國一百年開始施行，教師與學生每年至少都要有四小時的環境教育課程研習時數，學校必須安排相關的課程活動，老師與學生也必須參與相關活動，更帶動許多家庭一起走向大自然，但若這些人缺乏野外安全知能、正確的環境素養，必定會造成許多的山野意外事故或嚴重破壞影響大自然環境。

各學校要推動山野教育有一定的困難，且山野教育也不應該定位在「登山教育」上，除了可以和環境教育議題相結合外，也可以和生態教育相結合，這也是目前許多國中小學校已推動相關活動雷同，相信定調在生態觀察的主軸上，也較能推動山野教育的施行。

要讓更多人能親近大自然從事山野活動，並要能在安全的前提下享受山野所帶來的種種好處，唯有透過教育的方式，強化山野教育的知能和環境的素養，因此培訓山野教育的師資就更顯得重要。教育部之前在推廣登山教育時，發現台灣登山教育這方面普遍存在的現況與問題，在在都阻饒登山教育的推動，因此檢討發現要推動「登山教育」的問題如下所示。

1. 登山健行運動人口雖多，登山知識技術卻嚴重落差。

2. 登山專業師資不足，難以負擔應有的教育需求。
3. 各級學校登山社團不足，有待積極輔導成立並鼓勵。
4. 缺乏足夠觀摩互動機會，致使學習刺激與動機不足。
5. 缺乏專業登山課程與教材，欠缺系統化的知識技能傳習。

現階段的山野教育不再侷限只在登山教育上，且要國中小的學校推動登山教育勢必有困難與窒礙難行，如上述的登山師資、課程和登山場地皆難達成，因此個人認為山野教育應該分階段來落實，而不是要所有國中小一定要去登山，各國中小在推動山野教育應適時融入環境教育議題，並結合相關課程領域，如綜合、自然…等，使學生從小就養成豐富的山野知識與面對山野的正確態度，而不應該只是登山技術的教授。

三、現行「山野教育」師資培訓的方式

根據教育部 101 年提出的「山野教育行動方案」，期程自民國 101 年度至 103 年度，為期三年，內容包括法制建立、師資培訓、教材編撰、獎助推廣、資源整合等幾個部分(教育部，2012)。而台灣高山登山研習訓練與教學活動，主要是由二大系統的登山社團辦理，分別是社會性登山團體和學生登山社團，尤其學生登山社團又幾乎都是大專社團，因此國中小的山野教育行動方案定位在「山野探索」和「戶外教育」，藉由辦理校外教學活動，規劃鄰近的自然步道或郊山健行，活動內容則以自然體驗、山野探索等戶外教育為主。

因此教育部在「山野教育行動方案」中提出四大實施策略，其中和師資培訓有關的策略為「提升山野教育知能」，其工作內容如下。

表 3-1 「提升山野教育知能」策略工作內容

項目	工作內容
1	辦理全國登山教育研討會
2	培訓中小學山野教育教學模組種子教師
3	辦理大專社團山野教育戶外領導人才研習
4	鼓勵大專校院開設山野教育學分學程
5	鼓勵社區大學開設山野教育課程
6	編印山野活動與戶外安全教師指導手冊
7	印製學生登山安全教育宣導手冊
8	整合建置山野教育資源網站
9	鼓勵縣市政府補助辦理國中、小學參加校外教學環境教育課程

資料來源：教育部

因此教育補打算於 101、102、103 年持續舉辦「培訓中小學山野教育教學模組種子教師」研習活動，查看 102 年教育部已辦理和即將要推動的山野教育師資培訓課程內容，我們可以得知師資培訓課程活動設計是先進行初階室內課一天和初階室外課兩天，再來則是進階的室內課一天和進階室外課四天，相關課程內容整理如下表。

表 3-2 102 年「山野教育」師資培訓室內課程

初階室內課(1 天)	進階室內課(1 天)
山野教育：立足台灣放眼天下／實踐 Agenda 21 的地球公民與創造力教育	山野生活基本技能（一）： 山的世界／地圖判讀與定位 台灣山區特性（郊山、中級山、高山……）／ 畫地圖（水線、稜線）/指北針、GPS 綜合運用
空中的島嶼：光武國中合歡山探索教育的課程規劃與操作經驗	山野教育準備篇（一）： 基礎繩結與營地建設 單結/平結/雙套結/單滑結/營地規劃/營帳搭設
山野知能觀念篇（一）：台灣山區特性／山野生活基礎概念（衣/行/食/住）	山野生活基本技能（二）： 山野活動行程規劃與行政作業 地圖、紀錄的獲得/營地、水源的選擇/交通/撤退路線/ 留守人/入山、入園證申請
山野教育準備篇（一）：山野教育裝備概論／先備知識與體能訓練	山野生活基本技能（三）： 登山糧食與炊事 糧食與行程/美味熱量營養/食材料理/零廚餘
國中小山野教育工作坊：資源/阻礙/限制/機會/創意 etc.	
山野教育準備篇（二）：出發前的準備／山野活動行程設計	
山野知能觀念篇（二）：野外常見意外事故／風險管理與安全防護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表 3-3 102 年「山野教育」師資培訓室外課程

	初階室外課(2 天)	進階室外課(4 天)
第一天	山野生活知能（一）：基礎行進 山野課程資源（一）：探索體驗 山野生活知能（二）：野營住宿 山野生活知能（三）：野外炊事	LNT 無痕山林、走路技巧與登山杖運用、背包 裝填與調整/休息步法與呼吸調節、露營技巧、登 山糧食規劃與炊煮
第二天	山野生活知能（四）：住的 LNT 山野生活知能（五）：風險管理 山野生活知能（六）：行進安全 山野課程資源（二）：經驗轉化	LNT 無痕山林、走路技巧與登山杖運用、地圖 與指北針運用、休息步法與呼吸調節、水泡抽筋 處理與預防、糧食調整等等。
第三天		找水技巧，迷途處置，自救技術與求救方法、地 圖與指北針運用、登山紀錄、中級山地形與野植 認識等等。
第四天		LNT 無痕山林、野外常見傷害與救 助，輕量化登山等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從上表中，可以得知不論是室內課或室外課，課程規劃幾乎都是圍繞在「登山」技巧教授，然而我們也知道大多數教師對於登高山的興趣不高，且學校附近並沒有適合的高山或場域可進行登山教育，而學生家庭也多以休閒式登山為主，故全國中小學實際有在推動「登山教育」的學校是寥寥可數，這也是目前「山野教育」師資培訓的一大難題。

四、師資培訓的隱憂

我們可以從簡銘是(2006)的山難事件原因分析中發現，山難事件發生原因前三名分別是「迷路」、「摔跌滑落」、「落石、土石流、山崩、墜崖、雷殛」，剔除了登山者的恐慌心理因素之外，最特別的是第三項，因為這些都是我們認為可以事先做好準備與防範的，但類似的事情卻仍是層出不窮，是什麼原因造成？

原因在於我們太過於強調登山的結果，眾多登山客彼此談論的是你已經攀登了多少座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或這一年內你爬了幾座高山，在不自覺當中，很容易將山野教育的正確目標給遺忘，進而在實施山也教育的同時，也灌輸學生們以此為目標，誰能最快速且攀登的高山最多座。

而綜觀我們目前當下的師資培訓課程，我們也可以發現許多的室內外課程多著重於登山技巧的教授，如攀岩、垂降、溯溪……，卻較不注重登山的「危機教育」，許多登山者對於山仍停留在呆版的印象，但山的變化卻是多變的，尤其是台灣的高山是這樣的陡峭，且目前台灣自然環境正面臨急遽的變化，山野環境是會隨著許多因素變化，很多是我們不曾想像得到的，當登山者疏忽山野這些細微的變化，卻很可能遭遇遇到危險的災難。

然而「危機教育」不光只是上室內課就足夠，更需要藉由「環境體驗」的方式來傳授，體驗式學習是強調學習者透過「直接親身體驗」的方式，來達到目標學習或是行為上的改變，不僅可以傳遞知識、引發興趣，更可以提高再次參與的意願，使得整體活動成效良好(羅慕音，2013)。此外，更可以藉由長時間的環境體驗課程，更可以使學習者了解環境是如何發生變化，和可能會帶來哪些的影響，這樣的學習方式會帶來更正確、更有效的學習成效。

推動山野教育的目的上要讓更多人親近山林，然而大部分的人並不是去登高山，因此除了去享受山林所帶來的寧靜、放鬆心情外，「生態觀察」也是山野教育應該努力推動的一環，生態觀察及是生命教育教育，體驗生命非只是去鍛鍊體魄、攻山頭，藉由生態的觀察了解生物與環境、人與環境的關係。

近年來教育部委託舉辦了許多山野教育師資培訓研習課程，我們也可以從這些師資培訓研習課程中發現，目前在於師資培訓上可能有缺乏或不足的地方，綜合整理如下：

1. 定位在狹義的高山教育。
2. 太過於重視登山的結果。
3. 缺乏敬山的精神。
4. 融入環境教育素養的不足。
5. 缺乏生態觀察，加強生命教育。
6. 缺乏長期環境體驗式學習。
7. 教師缺乏課程設計與教材研發的能力。

五、以大崙山生態志工解說培訓為例

大崙山位在高雄市阿蓮區、田寮區的交界，前山南側主要是宗教活動區，各個宗教建築林立，且香火鼎盛，因此大崙山更被列為佛教十大名山之一，假日有許多信徒到此一遊。此外大崙山在停止開採水泥礦之後，將原本位在北側的舊環球水泥礦區重新整理規劃，另闢成大崙山自然生態園區，提供民眾登山休閒遊憩的場所，也是附近中小學每學期皆安排學生到此進行環境鄉土戶外教學的最佳場所，更吸引許多當地民眾和外地遊客紛紛到此親近山林。

而當地大崙山人文協會有鑑於登山遊客增多，許多單位和學校團體也紛紛慕名而來，原先辦理各項導覽活動場次和人數不敷需求，且足以擔任解說人員已明顯不足，為了能滿足學生和社區的需求，勢必要招募培訓更多的解說志工，且為配合環境教育法規的施行，並期許新的解說員能具備多元的登山知能和環境素養，落實將山野教育推廣出去的用意，因此協會決定利用一整年的時間來進行培訓作業，期程從 2012 年 10 月至隔年 9 月，每個月至少進行兩次的夜間觀察，並配合參與培訓解說員的時間，不定期進行日間的觀察，且每一季安排一次利用假日的時間，辦理實際解說帶隊活動，讓培訓員能有實際上場解說經驗，此外人文協會也為了提高這批培訓員的專業知能，也不定期邀請學有專精的學者進行室內演講課程。

為期一年的大崙山解說員培訓，期間總共進行 24 次的夜間觀察和 3 次的日間觀察，並搭配有三次的實際帶隊解說活動，每一位參與解說培訓活動的人員都需於每次活動結束後交出一篇觀察記錄，記錄當時的節氣、天氣狀況、環境改變、發現物種與個人心得，這是因為承辦單位想要藉由這樣的活動方式，讓每個人能深刻體會整個大自然環境的變化，也唯有用心去體會感受，並將之整理書寫記錄下來，才能將這些完整的傳達給將來帶隊所面對的學員。

這群全程參與解說培訓的師資，經過一整年漫長的環境體驗學習，完成自己的書寫紀錄，也彼此分享和觀摩他人的紀錄，最終獲得的是自己最真實的親身體驗，而不光只是聽自專家口中的專業知識而已。誠如主辦單位的陳述：「匯集的記錄書寫，除了看到大崙山的生物群像，更看到了記錄者本身的成長，除了觀察小蟲，『人』往往更具觀察的吸引力。」如此培訓方法，使解說員不僅具有生物的辨識和資訊傳達能力，更透過長期接觸生態之後，理解環境之重要，透過深入的了解，導引受解說者去體會，進而愛惜環境，這才是「山野教育」最終標的。

這次大崙山人文協會所舉辦的生態解說師資培訓活動，和一般傳統的解說培訓方式是截然不同的，從培訓的時間來看，傳統類型的生態解說培訓少則一天，多則三四天，且多以室內課程活動為主，室外課程為輔，也甚少要求參與培訓的學員要交作業，這樣急就章和灌輸填鴨式的解說培訓方式，自然是成效不彰且無法長久，也無法帶領學員獲得正確的山野知能和環境素養，當然也無法讓人體會大自然之美，更別提到會樂山、敬山。

此外，這樣的生態解說培訓是以"小區域關懷"為基礎，讓解說員從認識小區域出發，打下基礎之後，每位解說員不但可以藉由網路資訊進行「自我學習」，也透過彼此分享，達成「共同學習」的範疇，由點而線形成面的擴散。所以要強調--運用網路、自我學習、共同學習，呼應書寫記錄的重要性

個人這一年來參加大崙山解說員培訓，上課時可以適時將心得和在學校任教的科目課程相結合，在講解介紹生物時，不只是介紹物種名稱與外觀，也可穿插說明觀察生物的習性，並和當下的環境加以結合，例如在原本應該在七八月份最常見到或聽到的台灣熊蟬成蟲，今年卻在十月份才開始破土羽化，不但讓學生了解周遭環境的變化，也可讓學生思考是什麼讓台灣熊蟬發生改變，這樣的生態觀察與教育方式才是最好的山野生態教育。

回想參與這一年的生態解說培訓，著實讓自己成長不少，也更了解山野教育推動的重要性，在活動的第二季時，於承辦單位的安排下去高雄路竹圖書館進行演講，當時的我只能專注於大崙山生物的介紹，缺乏和與會人員的互動，也無法將這些生物和環境相結合，整場演講只能算是獨角戲，最後的回饋時間幾乎是零互動，另自己感到洩氣。然而在解說培訓的最後一個月，由人文協會引薦去高雄市某國小資優班上大崙山的生態環境，這次除了準備豐富的生物知識外，也安排了多個不同的活動主題，尤其是「環境棲地大作戰」的課程設計，先

安排學生遊戲體驗環境棲地遭受破壞所帶來的改變，最後在進行台灣目前大自然環境所面對的問題。

由這兩次不同階段的演講活動，不知不覺中讓我成長茁壯，也更了解生態主辦單位安排這樣的生態解說培訓的用心，不但能培訓出優秀的解說員，種下許多山野教育的種子老師，之後藉由這些種子老師的推動，相信可以有更多人會更了解山野，更願意親近山林。

六、結論與建議

雖然教育部擬定預計執行三年的山野教育行動方案，也明確訂出「提升山野教育知能」策略的工作細項，提出要培訓中小學山野教育教學模組種子教師，但我們從教育部所推動的102年山野教育教師研習課程中發現，不論是室內或室外課，師資培訓的課程活動仍是以「登山教育」為主軸，教授的是登山的技巧和登山安全，但山野教育除了是技術面的"硬體"傳授---如攀岩、健行、溯溪等等技巧，建議可於中小學學校教育中先導入"軟體"建設，諸如---生物辨識、植物辨識、生態觀察、環境感受等等，培養學生正確的環境、生態觀念，導引出投身山野的興趣，而不是只會用"誘食、捕蟲網"來觀察生物，忽略了生物與環境生態的整個體系。「山野教育」若要在國中小落實推動，應結合各相關領域、融入環境教育與生命教育議題，並以體驗式學習為教學方式。因此，在推動國中小山野教育的師資培訓課程規劃時，建議不要淪為技藝的教授，加入人文情懷，讓文學的陳述、科學的驗證、哲學的思考，可以真正融入於山野教育之中，那才是一個完整的山野教育。

參考文獻

- 教育部，山野教育行動方案，2012 年。
- 陳永龍，山野教育政策與行動方案芻議，2012 全國登山研討會，頁 135-154。
- 羅慕音，環境體驗融入生態旅遊遊程之研究-以台江國家公園周邊地區為例，台南：台南大學生態科學與技術學系生態旅遊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年 6 月。

附錄：參加「大崗山生態解說培訓」 第三季心得 撰寫者：葉慶昌

一、前言：

大崗山的生態解說培訓活動已走完三季了，第四季第一次的夜觀已經在「蘇力強颱」登陸前完成，回想這九個多月來的點點滴滴，就如同在看「犯罪現場」影集，每一季都有不同的新鮮事，但影集終有結束下檔時，而自然生態卻一直循環上演，而且還是百看不厭，每次上山總有令人驚喜的發現。

回想起去年 10 月 12 日第一次的夜觀，12 個人報名，出現了 6 名，當下就很訝異怎會有這麼多人晚上會摸黑跑到山林去，等到第二次夜觀，竟出現了爆量 14 名，夜晚的山林真的有這麼好看嗎？自第三次夜觀後，人數回到穩定的 5 名，分別是主事者阿慶師、古氏伉儷、副班長陳主任、班長本人，這樣的陣容持續了七個月，終於有兩位新進夥伴加入，吳老師和何老師一起加入並沉迷於大崗山的奧妙生態中。

二、參加契機：

回想起自己小時候和動物的淵源，小學就學時期，曾經用紙箱子偷偷養了一堆毛毛蟲和蟾蜍，下課放學後抓蜜蜂練膽量，這種行為可能和一般小朋友很不一樣，不過卻也和動物結下不解之緣。上了國中之後，腦袋中好像就沒有和動物相關的印象，甚至當了國小老師，接下教學組長的工作，承辦高雄縣大崗山教師研習活動，班級學生鄉土教學大崗山活動，對於生物的認知就是，那是蜘蛛、那是蜜蜂、那是蝴蝶、那是蛇，下班、放假是不可能去山上走走的，縱使大崗山離家不到 5 分鐘車程。

這樣的人怎麼會參加大崗山生態解說培訓活動，我想是時機未到，縱使多年前已認識阿慶師這號人物，「中央山脈縱走」關我何事。這一切皆源自於，研究所畢業了，卸下惱人的行政工作，拋開了

煩人的班級事務，當回一個純科任的小教師，開始玩起男人的小夢想（單眼相機），莫名收到大嵙山解說培訓活動報名的電子郵件，這些總總的機緣全到齊了，欠缺的就只有寄出信件的按鍵和對活動的恐懼不安的心。

三、生命悸動

第一次夜觀，到了童心幼兒園外，卻沒有見到任何人，不是說在此集合，怎被放鴿子了，放棄退卻的念頭開始浮現，正打算回家算了，一群人恰巧就出現，原來也是參加解說培訓的學員，於是搭車一起往大嵙山樂活廣場移動，開始了夜觀初體驗，這和大學時期夜遊的體驗是截然不同，不知道會遇到什麼生物？會有什麼狀況會發生？一切都是未知。

在盤龍峽谷內，第一次見到那麼多隻腳的怪物「蚰蜒」，後腳長得像雞腿的「駝螽」，長得像蠍子卻不是蠍，屁股還插著一根長管子的「有鞭蠍」，蜘蛛明明有八隻腳，屁股卻要多兩根的「赫爾斯特上戶蛛」，這都顛覆我從小自書本中學學到的動物印象，還有第一次不是隔著玻璃見到「龜殼花」毒蛇，雖然牠是一條死屍。這些第一次夜觀的初體驗，大大地震撼我的心靈，更要命的是阿慶要求寫紀錄，且讓大家觀摩觀摩，有誰規定當老師的就要很會講話和寫資料，誰叫我是菜鳥，只好先飛了！

第二次夜觀，阿慶找來了一堆高手，跟在這些高手的屁股後面，見識到「大螳螂」正在產卵，也拍到偽裝成樹枝的「枯枝尖鼻蛛」，還見識到活生生的「赤尾青竹絲」蛇，甚至回程途中還見到「青蛇」，甚至還摸了牠，因而對大嵙山生物有了無比的興趣，莫名的衝動，之後只要下班沒事，就算只有一小時，也經常往大嵙山跑。

四、教學相長：

因緣際會之下，開始沒有帶班的科任教師工作，那就意味著要上自然、社會…等科目，雖然大學是讀數理組，可是我是選數學組啊！又不會教自然，因此第一年實習的自然課上的超爛的，如今隔了十幾年，又要開始上自然課，剛好趁此機會好好發揮近日所學和思考如何應用在教學上，國小三年級自然課的植物構造和動物行為課程，五年級的植物功用和動物分類課程，六年級的外來物種和自然環境重要性課程，剛好能和學生們一起學習。

記得有一次在大嵙山拍到「赤背松柏根」蛇，向學生介紹和分享時，說到這在澎湖是專門吃「綠蠟龜」卵的蛇類，並討論到底是要保育「蛇」還是「龜」，學生最後的結論是：「那蛇專門吃綠蠟龜的卵，所以大嵙山一定有綠蠟龜囉！」聽了還真是昏倒，不過相信學生們一定會記得蛇會吃爬蟲類的卵。

有時候學生發現我在校園內拿著相機拍照，總有幾個會跟在一旁東問西問的，甚至告訴我，說他發現變色龍、水蛭、大毛毛蟲…等，我總是都趕過去拍照和向學生簡單說明這些生物的習性，有時也能從他們那兒學到東西，有次他們隨意問起蝸牛有沒有眼睛，我當下說沒有啊！但真的是沒有嗎？查詢網路上的資料，並親自拿起相機去拍「非洲大蝸牛」的觸角，也真的唯有發現問題，並親自去尋找答案，才會有真正的收穫。

在踏查大嵙山活動過程中，和阿慶及夥伴們多次談論起學習之道，正如古書所云：「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唯有親眼看到，有了興趣之後，開始尋找資料，發現問題、思考問題，才會有所得，不然很容易淪落到詩經所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註一）

五、期許

這一年的大嵙山解說班培訓計畫的興起，應該歸功於阿慶師和劉理事長的對話閒聊，也可說是阿慶師開始有了想偷懶的念頭，不想每次都下海帶活動，因此想培訓解說員，但阿慶師很貪心，一個月一次太少了，兩次嘟嘟好，晚上七點半開始，十點半結束，人數少於四個就結束。怎知我們這群人就是不讓阿慶師如願，許多次都是早一點回家(早上一點才結束)，每次至少都有四個人以上，連古哥吃完尾牙都趕來夜觀，阿慶只好每次打著哈欠，並喊著「快一點，十二點啦！」

離這次解說班活動終點線尚有三個月，歡迎有志之士，一起加入我們的行列，有您們的加入，對我們是最大的鼓舞，那怕是只參加一次一無妨，給自己一次機會，為我們加油打氣，喚起對生命的感動，期許未來無限希望。

註一：「蜾蠃」是一種土蜂，只有雄蟲，且會將蛾類幼蟲攜回巢中撫育，最後蛾類幼蟲會變成「蜾蠃」成蟲。實際上，「蜾蠃」將蛾類幼蟲攜回巢中餵養「蜾蠃」的幼蟲，而不是撫育蛾類幼蟲。